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明馮琦撰

陳邦瞻輯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即位自是
歲朝貢

開寶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



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倣遣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
曰汝歸語元帥江南任疆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
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遂有
是命

八年夏四月吳越王倣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
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
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闕
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

州江南主貽做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
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做不答以書上帝優詔
褒之

九年二月吳越王做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
克毘陵有大功埃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
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宣食言乎至是做
與妻孫氏子惟濂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
賚甚厚賜做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

禮倣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倣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倣章疏也倣甚感懼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吳越國王倣來朝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倣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且去國千里惟

有羽翼乃能飛去耳倣遂決策上表獻其境內十三州
一軍八十六縣倣朝退將吏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
歸矣丁亥詔封倣為淮海國王授倣弟儀信並觀察使
倣子惟清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
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為節度使
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倣總麻已上親及管
內官吏悉至汴京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請
州軍事旻上言倣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八年十二月倣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

端拱元年八月戊寅倣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陳洪進

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三月從效

卒子紹鏐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鏐夜召與燕洪進

誣紹鏐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

後而自為副使已而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

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

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

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
使人叩門而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衆情不可
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
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衆皆賀即日
遷漢思別舍以兵守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
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二月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
歲貢多厚斂於民二州甚苦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
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
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洪進後從平太原封岐公雍熙
三年卒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主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赴
李筠筠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 八月昭義節度使李
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晉州鈴轄荆罕儒復率

衆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儒驍將帝
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三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巒等謀逆
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史尋
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娼婦通
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常以所出非偶
恐貽笑隣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又多抑而不

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憐之 八月王

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契丹救之不及

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洺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

郭進救却之進御下嚴毅帝遣成卒必諭之曰汝輩謹

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

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

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

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殺克捷

進即以聞亡還其職帝從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
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
臺山僧繼顥參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
主出文度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 契丹
主以書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
段常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為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
丹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
臣悉以使北為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文請命亦

被拘繼文宗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沈毅寡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初繼
勳屢敗北漢兵至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漢境攻
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下北漢遼
城刺史杜延韜危感籍部下兵三千人降於繼勳契丹
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三月北漢耀州團練使周
審玉等來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五年北漢將閻章樊暉各以砮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思立初世祖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思巽軟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至是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思既嗣位怨無為初不助己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竇疎之 八月戊辰遣李繼

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

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

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

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

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謂謀者曰為我語鈞開

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

以禁軍伐之北漢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

業馬峯等領軍扼圍北谷峯至銅鍋河李繼勳前鋒將

何繼鈞擊破之斬首三十餘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

下焚延夏門 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

月餘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闈反扃其門時
繼恩獨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還走霸榮以刃搯其背
殺之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繞六十餘日并
人疑無為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
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
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
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

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塔魯將詣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謀者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詐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鞠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斬之

以絕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太掠晉
絳二州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后郭
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
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
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錡錡錫最有賢行繼元聽
羣小之譖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二年三月帝以李繼勳等師還無功謀再舉以問魏仁
浦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

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
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
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
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
遁帝又命壘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
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為痛哭於庭
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
衆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夏四月契丹

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贇倍道兼
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
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
贇亦先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
遁重贇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餘人帝命以所獲
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
史趙文度各以城降 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
遣韓知璠冊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

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
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
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
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援北漢東西班都指揮
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
候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眾攻城戰不利懷忠中
流矢幾死時帝師頓於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
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為然乃

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而還北漢
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
此少濟 太原之圍南城為汾水所隔郭無為謀出降
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為自登
七夏門送之無為行至北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是閹人
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為獻地之謀蹤跡屢露反狀明
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徇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

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勲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
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
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
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
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
李弼為憲州刺史 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顥為太師兼
中書令繼顥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
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栢谷置銀場募民鑿山官收十之

四繼顛自督所獲即倍於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顛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主為大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崇訓鄭進衛傳

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俱以讒見殺

九年八月帝令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師還先是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為然故雖連年攻伐至城

下軌退師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 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三月乙未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為都統迪里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欲阻澗以待後軍

迪里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契丹大敗迪里等
皆死會耶律色珍兵至進引師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
嶺七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
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
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
知而無敢言者尋詔以牛思進代之 夏四月帝發鎮
州行營都監折御御分兵攻竒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
人於隆州依險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贊等先

發兵圍之繼遣尹勲往城遂陷 庚午帝次太原時潘
美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
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
堞帝慮城陷殺傷者衆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
不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
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繼
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當保
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

害良民虜兵少却五月甲申繼元乃夜遣客省使李勲
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明日
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
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五月甲申詔授特進檢校太
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勳知太
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
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
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

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衆 陳邦瞻曰

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
昔王朴與周世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
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置中兔耳將安往哉太祖
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
伐漢盡銳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燕所
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縵一敗而沒世不振再舉再
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顛蹶

也

契丹和戰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涿州刺史耶律琮
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許之
契丹乃使格什古星什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以通好
于宋無妄侵伐 秋七月遣閣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
端使契丹報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敞會葬太

祖山陵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
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
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
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
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
如此朕何患也

四年春正月帝伐北漢契丹遣達嚙拉美長壽來言曰何名
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

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絕 帝既滅漢欲乘

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匱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
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
太原 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
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
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希達軍於城北帝率衆擊
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
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 秋七

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格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於高梁河沙敗將遁休格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 乙巳帝至自范陽 九月丙午契丹寇鎮州

都鈴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格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格整兵而退

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下

數百騎自西陁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
殺其駙馬侍中蕭綽里特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
引去業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為漢主繼元扞太原城
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
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
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
楊氏止名業拜代州刺史時以業善戰號楊無敵冬
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官軍陣于水南耶律休

格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敗休格追至莫州 十一

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
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以劉遇曹翰為幽州節
署遂還京 時廷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
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闕聖慮者豈不以河東
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
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
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

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若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思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自逸處寧我致

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內治既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

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契丹主還國以耶律休格為裕悅裕悅契丹至貴之職也休格智畧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衆復改靜戎軍為安靜軍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為東丹府時帝

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該耶律色珍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努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謚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為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博郭濟總領山

西諸州事耶律休格為南面行軍都統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部
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
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
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前曹彬為幽州道行
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
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為
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 三月癸酉曹

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賀斯敵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於東命部將荆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投崖而下殺獲甚衆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譚延美屯小沼嗣令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

人執白幟于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鬪契丹兵見旗幟
綿亘疑大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
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 丁亥潘美自西陁入與契丹
兵遇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
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 夏
四月己酉田重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上
疏曰伏覩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與
情然晦朔薦更己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

煩戰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
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前書有
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
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困邊境漸涼彼則
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
詔班師無容玩寇不報 五月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
丹耶律休格戰於歧溝敗績初諸將陸辭帝謂曰潘美
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

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恚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
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兵之
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格兵少不敢出戰
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
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
援餽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
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
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

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格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澆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格因出兵躡之戰於歧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格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

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覺聞休格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勲死之休格請乘勝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格為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潭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

師往救與色珍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
城走色珍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
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
色珍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
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懦欲從鴈
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逗撓不
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
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

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
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
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
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
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
美遂與僉帥麾下陣於谷口色珍聞業且至遣副部署
蕭達蘭伏兵於路業至色珍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進
色珍佯敗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

村仇自寅至已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
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
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
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
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
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希達望見
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廷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
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迫致王師敗

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色珍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佖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賭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秋七月庚午以曹彬等違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

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知定州 丁亥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格為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格聞之以兵扼要害逆戰於君子館天方威寒士卒皆不能毅弓弩會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

兵屬李繼隆為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敢一軍
盡沒以數騎脫走李淑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格謀給賀令圖曰我
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格宣
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
至帳下休格據胡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左
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
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輦金帛
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

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 壬子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盧漢賁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

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銜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袞特爾格宮使蕭達哩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子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所

過二年餘一年 二月繕治河北諸州軍城隍 帝將
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
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
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
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為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遼河北而
諸路悉罷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城破遂進攻長
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畧盡 十一月契丹

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契丹于唐

河時北鄙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右拾遺王禹

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十二帝言賢明

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文景之世軍臣單于最

為強盛侯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

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耶蓋文景當軍臣強盛

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能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

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

朝者係於時也。今國家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即強盛至如
撓邊侵塞。豈有候騎至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
任人內修德耳。臣愚以為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
感勵邊人。使知取幽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
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禁游惰
以厚民力。帝深嘉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伐。
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契丹。

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出戰此
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衆鼎
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雖有精
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言國家取
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循孤山涉
涿水抵桑乾河出安禮寨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此周
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決旬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
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

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納之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於徐河時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耶律休格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格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

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
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
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軍四五
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
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格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
創甚乘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
入寇每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衆萬騎誘党項埒

克拉克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御邀擊敗之於子河汊塔克拉克木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浩里等德威僅以身免夏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汊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謀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十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御有疾遂帥衆犯邊以報子河汊之役御御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

卿曰世受國恩遺寇未滅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
自便死於軍中乃其分也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
兩全言訖泣下明日卒于師契丹兵亦退

西夏叛服

繼遷
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李氏自思恭歷唐
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彝興西平王至是加太尉
乾德五年李彝興卒子克睿立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筠立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光遠光憲率蕃漢兵渡河畧太原境以張軍勢

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併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遂曲赦夏州管內以曹光實為四州都巡檢使 六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時為管內都知蕃落使

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墓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檢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既敗轉徙無常處復連娶豪族漸以彊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日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

冲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因襲據銀州復

破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

兵討之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

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裕木殺監軍使

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

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

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

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決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

大兵臨之分遣強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
定仁朗欲示閑暇縱酒擣蒲侏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
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
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詞不遣三族去
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
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商
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
是月侏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黨折羅遇麟州

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仇等遂舉所部入濁輪
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裕木遁去特詔郭守文與仇
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
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三年繼遷
請降于契丹契丹冊封為夏國王以義成公主妻之
夏四月夏州安守中以衆三萬與繼遷戰于王亭鎮敗
績繼遷追至城門而還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遣之鎮帝

嘗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驚
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疑
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至是繼遷侵擾日
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
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
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即言繼遷悔過歸款
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繼捧戰于

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濟師乃遣
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納款奉表謝罪遂有是
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內蕃落使行軍司馬未幾繼遷
復叛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先
是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繼遷遂率邊
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久之繼遷欲徙
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岷等因衆不樂反攻敗之繼遷

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廷乃命繼隆討之三月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時繼捧聞繼隆且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于野外上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匹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繼遷因襲繼捧營欲併其衆繼捧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閉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至京赦之封宥罪侯夏四月甲申墮夏州城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

陸其城宰相呂蒙正曰自赫連柔城以來每為闕右之
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乃詔陸之遷其民于銀綏是年
繼遷復遣使貢馬謝罪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素駝來獻
帝令衛士射于後圃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餘力
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
巨人則已過矣况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
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七月李繼遷寇清遠軍守將

張延擊敗之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等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為所奪帝怒命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瑛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

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
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
安軍奏獲繼遷母帝用寇準議且斬之呂端言昔項羽
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
顧其親况繼遷顯行悖逆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
其叛不若置延州善養視之以繫繼遷心帝從之八
月李繼隆率諸將進軍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
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

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
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
見虜不擊獨范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銳
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
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
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逼廷召
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
能破賊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蕃任會帝崩太子初
即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
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瑗詣闕謝
未幾復抄邊

真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
改靈州為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
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
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之權也帝

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為一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既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復合為一夏賊桀黠俾諸

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溥樂權德
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域之外不築此二城
為唇齒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之宜
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為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
前議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
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遣不死靈武終非朝廷
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
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

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
降于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璨以蕃兵邀
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遂陷
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
州事衛居實出奇兵突戰繼遷拔營遁去 十月李繼遷
轉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巴喇濟偽降集六谷蕃部
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立契丹封德明

為西平王時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慰撫之帝
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
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
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
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
恩致德明不報

景德三年九月李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勗進誓表
十月授德明充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

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獻駝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

乾興二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柔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為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之是年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漢遣將攻承美執之置交州節度乾德初節度使吳昌文死其將吳處珩

季立權州刺史丁部領擊敗處瑛等自領交州帥號大
勝王署其子璉節度使尋遜璉位漢既亡璉入貢授璉
靜海軍節度使封交趾郡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相
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尚幼大將黎桓幽璿別
館而代領其衆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夫也盧
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恐因循死
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陳

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州內擾此實天
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預為之備未易取
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長驅勢必萬全帝以
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使孫全興張濬崔亮劉
澄賈湜王僕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
湜僕由廉州進桓聞之乃遣使為丁璠上表求襲位帝
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於

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下獄尋棄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併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為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綿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璿母

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節旄凡茲兩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雍熙三年以勖桓為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此遂滅四年復封桓為交趾郡王

真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勖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海安撫

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弒其主至忠自立
為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焉
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為交
趾郡王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絕然數盜邊至其王
乾德遂大舉入寇神宗熙寧八年也時朝廷方議開疆
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又於融州
強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為言罷起以知州劉彛

代之彙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復聽
偏校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遏
絕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
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
起坐貶安置郢州除彙名

神宗熙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
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
皆先死藏屍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

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
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謚忠勇 二月以郭遠為安南招
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
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天章閣待制趙禹為
招討使將兵討之高言遠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
之故有是命 冬十月郭遠敗交趾兵于富良江初遠
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
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禹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

機石如雨鑿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遠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柳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彛開霽之罪安置隨秀州 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侯仁寶後以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為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宋之

不振甚矣

蜀盜之平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喜功利於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井者益糶賤販責以規利小波因聚衆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爾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

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 十二月
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原玘射中小波
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
順為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衆至數十萬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復陷彭州遂攻成都
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
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
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蔓帝從之

遣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
峽路轉運使 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眾寇劍
門上官正為劍門都監麾下冇疾卒數百因勉激以忠
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與之合
迎擊賊眾斬馘幾盡餘眾三百分還成都順怒其驚眾
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
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
進 李順圍梓州初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

卒募強勇為城守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
戎器守械悉備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
兵纔三千雍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顯
來援賊乃潰去 己亥王繼恩師至綿州賊潰走追殺
其衆遂復綿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閬巴蓬劍等州
五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
遂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
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 辛未降成都府為益州 八

月甲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寇功
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宣徽
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
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張洎錢若水
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 辛丑以張詠知益州時王繼
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
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時復張大誅至勉正等親行
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

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
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
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
可乎時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驚然
至暮路無行人既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
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
識斷不在乎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
郡人張及李政張達三人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

勉就舉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
數語以示之蜀人刻為戒民習風俗為之敦厚先是城
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
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餘月得米數十
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
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 癸卯以叅知政事趙昌言為
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帝意頗厭兵召
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

知帝指即前畫攻守之策帝喜命昌言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重兵尋罷知鳳翔府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贇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為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軍復其城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

蜀盜漸平下詔罪己畧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推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永鑒前非庶無貳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之餘走嘉州為軍士所獲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為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真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為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御

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至是兵馬幹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敝不等均衆由是慙憤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延順等八人為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質正旦聞變皆奔竄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

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為亂盍往招
安之叛卒見均即擁之為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
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鉞為謀主均帥眾攻
陷漢州進攻綿州不克直趨劍州為知州李士衡所敗
還保益州帝時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
終為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為巡檢使給步
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時知蜀州
楊懷忠聞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

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張思鈞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丁卯王均開城門偽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閤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為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

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為賊黨追殺或囚繫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間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袖釋之日數百人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為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

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
固
有終令卒蒙覆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
西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
之均夜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
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偽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寬
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有終遣楊
懷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眾遂入城均縊死懷忠
取均首及僭偽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懷忠等

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誑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聞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是時內地亦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禹偁時守黃州上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

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闕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

滁州無異嘗出鎧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殼弩張弓十
損四五蓋不敢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
城池器械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
備禦何以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
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
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
州大患有三城池頽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
三也漢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持紆神斷許諸郡酌

民戶衆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
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
長吏免剝畧之虞矣

按禹偁此疏深切
時弊故附見於此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



總校官編修 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 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 臣張龍圻